

漢書附音增廣古注千字文中

資父事君曰嚴與敬資父於孝故忠可移於君聖人曰嚴以教  
教者尊也凡資父與君皆當盡尊嚴愛敬之道能孝事君則  
為忠臣故欲求忠臣必於孝子門昔楚惠王兄子白公孫  
楚王伐之不得王曰寡人養忠臣必出孝子門若得孝子  
為軍將必能伐之左 楚曰臣聞有申朋者資父極孝楚  
王遂使人迎之申朋曰我養孝子不為忠臣今在家資父豈  
更背父事君遂不去王又召之申朋回辭不往其父詰申朋  
曰汝何不與楚王寧國乃代番名汝但去也必不死朋遂辭  
父去楚王見申朋來大悅拜為驃騎將軍領兵伐白公  
曰申朋是孝子必為忠臣今為將軍伐我必大敗左右曰  
但縛取申朋父來我軍中乃申朋引兵至白公詰申朋曰  
汝父已縛在軍中矣汝可共我和若不和便殺汝父申朋詰  
白公曰我養忠孝二更不可並行我令食君以福豈更背君  
更父任汝殺朋父即當怒發軍投得白公見楚王王大喜朋  
若王曰朋父已被白公斬死楚王責其便命斬白公收申朋  
父禮葬之申朋仰天嘆曰我雖有定國之功而有害父之心

遂自列而

孝當竭力

論語曰：父母能竭其力，斯謂之孝。者百行之

云哀：父母生我，可勞，次報之德。昊天罔極，存經云：五刑

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為人子者，不可不盡心於孝道。歎

夫孝，弟之至，感動天地，通于神明。昔董永，父喪，至孝，家貧，

父亡，乃於富家奉錢四十貫，以葬之。契約三年，滿無錢還，

即投身為奴，迎錢葬父母。如期果無錢還，乃辭父母墳，欲

往，為奴色，看口，感得百鳥悲鳴，樹木摧折，青者素，皆流淚。亦

既別父母墳，去行至半路，樹下息坐，忽有一女，問云：君何姓？

答曰：姓董，名永。又問曰：有妻未？永曰：未有妻。女曰：妾上無父，

母下無兄，弟未，曾懸頭與君，為走，可乎？永曰：今與人為奴，

尚無容身之處，豈敢娶婦？女曰：意相，思何辭？奴曰：遂相，隨行，

至，奉錢之家，主人見永，來問曰：計是何女？答曰：是永妻。主人

曰：女解何作？女曰：能織絹。主人曰：與我織，絹三百疋，汝走，

妻俱還。不一，旬日，已織，或三百疋，絹。主人怪其神異，遂放，還

董永。夫妻行，取至，所遇之，心，女，抱，永，曰：我，非，君，妻，乃，是，天，女，

其身，君至，孝，天，使，載，與，君，織，絹，代，還，債，令，既，償，了，我，尚，去，言，說，騰，空，而，上，計，乃，孝，感，於，天，

必則及命 人臣者受君命 必及命 賈山曰三忠

昔高祖 紀信曰昔身主夏 紀信曰昔身主夏 臣辱臣死 被羽於羊陽 無計

楚乃 黃屋左纛 楚乃黃屋左纛 城東門詐稱 詐稱王降楚 項羽望見大

見其詐 大怒遂以一火燒殺 見其詐大怒遂以一火燒殺 信曰是忠臣 信曰是忠臣 為君代命

臨深復薄 詩曰戰之競 如臨深 深 如臨深 深 如臨深 深 如臨深 深

可驕者 只貴尤當戒懼不 可驕者 只貴尤當戒懼不 可驕者 只貴尤當戒懼不 可驕者 只貴尤當戒懼不

夙真温清 詩曰夙夜寤無 夙真温清 詩曰夙夜寤無 夙真温清 詩曰夙夜寤無 夙真温清 詩曰夙夜寤無

言莫親 須早起 言莫親須早起 以盡其力 言莫親須早起 以盡其力 言莫親須早起 以盡其力

則扇其枕 帝常一枕五起 則扇其枕帝常一枕五起 視其被 則扇其枕帝常一枕五起 視其被

似蘭斯馨 蘭香草馨者香氣 似蘭斯馨 蘭香草馨者香氣 似蘭斯馨 蘭香草馨者香氣 似蘭斯馨 蘭香草馨者香氣

昔晉獻公在位騎奢造臺高百尺役使萬計男女撥  
業百姓困苦三年不成乃勅曰有人誅造臺者斬誅夷九  
族無人敢誅時有姓荀名息問朝官曰公造臺費用浩大何  
不誅之答曰有誅者誅九族矣息曰公好何物朝官曰公好  
悲歌鼓琴計筭之度荀息乃上昏求見公乃張弓布一箭然  
後引入公謂荀息曰子欲誅寡人造臺歟息見公欲射之乃  
曰臣不敢誅聞大王好悲歌鼓琴計筭之度故來請見公曰  
卿知三五元何答曰大等之數三五一十五小等三五八  
言二日又問曰昨正月一日見婦人抱一子問年元許答云或  
三十日生至正月一日是二月亦二月亦二月亦二月又問  
昨有一客來說他年已三百甲子是何息答曰一年六甲  
子五六三十三百甲子是五十年公曰卿多智誠為寡人  
撫琴息乃彈却衛之音九曲使悲者喜喜者有後悲孤兒寡婦  
涕淚沾衣云大感之又令歌而和之荀息唱却衛之曲公益  
增感曰卿更有何能息曰臣能累十二碁于上更累九個雞  
子不則公曰寡人未見可試之荀息遂索碁子十二及雞  
子九個累之不落公乃退席而下曰危哉息曰計未足危更  
不危於計者公曰更有何碁息曰大王築九層臺三年不  
成後士百萬男女廢作國內空虛百姓叛走隣國豈末代王

社稷可憂計是火危人必曰知善誅寡人之過遂罷九層之

傳之萬代若蘭之馨香也

如松之盛命註曰此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松之有心四

霜雪不見其改柯易葉

川流不息淵澄取映流水為川積水為淵選論曰譬之

在川上效曰逝者如斯乎不舍晝夜言其息之民晉賈誼賦

容止若思言辭安定云儼若思安定辭君子容止儼然若所

思非禮勿動言辭不可妄發頃當安定審其是而出請口若

非禮則勿言易曰言行有君子之樞機當謹其所發利向

射之王曰臣見有一大鳥上南山之陽三季不毛不鳴臣請

不毛必冲天魚不鳴必驚人士慶誓首曰所願已至

大悅士康之間乃拜  
め令尹授之相印

葛初誠美填終宜令

葛者厚令善言始初葛志誠實可  
美則尤宜謹慎其送始惟一誠乃必

善魏徵言太宗十漸不克終則其成令名者  
善始以終則其成令名者

采業所基

基本人龍言行不苟謹終如始斯の采業之所  
基本人龍言行不苟謹終如始斯の采業之所

犬子少喪父母與人牧猪同藺相如買乃改名相如村中有  
學舍每日講看相如棄猪往聽猪主責之先生問曰汝何放

猪在計而戲相如答曰今聽講看擬致身采達先生知是賢  
人乃留於門下讀經十年群看覽徧相如辭去客道梁着

子康賦后賦成都家負典以自業與臨邛令相善臨邛富人  
卓王孫同其名召過家飲酒臨邛令索琴令相如彈之是時

王孫有女卓父君新寡好琴相如冷琴心挑之文君從戶窺  
見相如心悅而好之是夜走奔相如同飲成都家從四壁三

后板至臨邛市中賣酒文君當垆相如親自滌器卓王孫恥  
之杜門不出人勸王孫曰相如魚負其人材是依王孫不

得已分家財与之相如曰大丈夫豈藉婦女資乃与文君既成  
都蜀人揚得意先是故女后得意為狗監官侍武帝因進子

都蜀人揚得意先是故女后得意為狗監官侍武帝因進子

都蜀人揚得意先是故女后得意為狗監官侍武帝因進子

廉賦帝讀賦善之曰朕独不得与計人同時哉得意曰臣也  
外司馬相如為計賦帝驚召見相如  
中司馬即官后封為侍

籍甚無竟

竟終也後晉陸賈賈云名聲籍甚言籍甚然甚盛  
竟終也後晉陸賈賈云名聲籍甚言籍甚然甚盛  
竟終也後晉陸賈賈云名聲籍甚言籍甚然甚盛

窮也竟

學優登仕則必登位貴而學則仕而優則學君子學向既高  
既家嫂見不起妻不下杭秦欽曰丈夫不達妻尚輕之乃  
去後鬼谷先生勤學睡未鐘刺股不經三年學成仕有為

美相說六國諸侯同心取順六國諸侯皆以印與秦佩之  
秦飯家兒嫂皆遠迎之秦謂嫂曰昔見秦不起今六十里  
迎我何嫂曰今日同收佩六國相印而飯名揚天下榮顯

祖意是以未迎秦曰我之榮遠是嫂之功

攝職從政君子季優既登祿位矣則必相愛取妻以行其政  
令所以任天下之重不負所學也苟道將任交其

都督外甥犯盜道依法打死搜后園中衛后力往哭其尸曰打  
洪死者究其都督哭後者阿舅苟道法令既公無敢犯者

都督外甥犯盜道依法打死搜后園中衛后力往哭其尸曰打

洪死者究其都督哭後者阿舅苟道法令既公無敢犯者

存以甘棠去而益詠有甘棠篇美召公之周取召公之

治人百姓存而人己既去皆思其德不伐其樹以

樂殊貴賤先王作天子賜諸侯使下不得以僂上禮記王

將之使貴賤有分若季氏八僂擬過

禮別尊卑天子冕服十二章上公冕

尊卑之序各有羞等此禮制

上和下睦睦者親信婦貞慈子孝

夫唱婦隨夫行善道婦必隨梁鴻慕道不任緇孟氏

綺面施紅紛豈鴻之妻自有隱適之衣遂脫去若布衣荆釵而出

行善道婦必隨之



外受傳訓傳師也訓教男子七出外以受師傳之教訓

入奉母儀女年十歲不出門母教之婦禮

諸姑伯叔伯父之姊妹曰姑諸姑伯叔之兄曰

猶子比兒禮記曰兄弟之子比己之子故曰猶子比兒晉大

喪亂在鄉里甚窮餓鄉人曰各各自飢困以君買致共相濟

耳忍不能兼有所有存於是往食託以飯着兩頰

孔懷兄弟同氣連枝孔甚懷思念以言甚念兄弟之

善胞兄弟六人相於愛不忍分離各有妻房兄弟未嘗不

日食則曰被而臥出則易衣計乃篤於手足之

文友投分切磨箴規氣分相投乃為友當用相規相誨同

鐵之療疾之道管箴之道友切然以禮之相珍磨玉日

責善朋友之道管箴之道友切然以禮之相珍磨玉日

取而去見一鋤人報之樹下有金君可取之已鋤為兩  
段矣二人見之各將一既故曰折金之友十分接問及程音頭

仁慈隱惻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當官須行慈前長  
至孝姑核九十出死姑女言嫂有外情茶殺我母許太守

于公曰此是孝婦必不殺姑太守不察其情望以十惡之罪  
斷之孝婦曰請立長竿懸帛五尺於上以表我心若實殺姑

血流入地着髮者斷血毛上播既戮孝婦血盡上播自是東  
海三年大旱于公謂太守曰為前年枉殺孝婦

太守遂過其塚祭之尚日兩沢泣之  
造次弗難造次第卒也命書曰造次必於是中庸曰是道不

任俊俊縣念有一婦人打殺其夫以火燒之云夫被火燒死  
弟來告曰嫂茶其兄死燒之張乃取猪兩口殺一口活一口

以火燒之看活猪口中有一死猪口無一死遂看死人口中無  
灰即知打殺何燒之許其婦人果然不為造次莫得實情也

節義莫退節者志操之心前長獲武使匈奴二節與  
武不受乃囚武於大害中絕不飲食武卧齧雪與

毛食之不死後徒武北海上使牧羊武持節牧羊十九年  
後還匈奴持節不屈美者至正之理孔文羊年七生共家

後還匈奴持節不屈美者至正之理孔文羊年七生共家

人貪利惡者自喫好者由父母計人益少懷孝之  
清俊也孫叔敖為楚相身著孤裘羸馬散車人問之曰  
如此北海退詳讓伯夷叔齊兄弟二人讓千乘之國  
與兄弟  
紂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一不孝服內真兵二不孝  
君三不孝左右歎殺之太公曰以賢人武王封為上  
弟二人不肯受周人首陽山不食周粟食粟而隱王  
曰粟亦是周粟乃受餓天使鹿乳之叔齊認兄曰鹿  
甚美得汁肉食之更好鹿知其  
意更不來二人遂餓死

顛沛匪虛論云顛沛必於是傾危及倒之間君子必之南

性靜情逸一人之性既安靜則其情必舒暢逸矣孔子  
曰吾姓宋名榮子又問曰有何系乎對曰吾系極多天生萬  
物人為貴今得男子之身最貴婦人為賤人生百出六十  
稀榮季九十二是也系矣

孔子曰賢哉

心動神疲將心逐物神即疲

守真志滿真者道天真自然純一不雜之理守道之人則

自滿足文中子云忠意修則驕於性分無道過求妄想則志

富貴道幾重則輕王公者以逐物意移中人之世隨習則改達善為善達惡為惡心不

逐物意移定逐物意移莊子云凡走之人將有限之身求無

常不足限之物意望持雅操好爵自靡雅正操節好爵者禄之摩諸係人

係薛曰我有好爵子尔靡之後長桓榮字春卿沛國人年九

歲家貧與人傭力收猪手執卷讀之叔曰負賤如以讀何

為業執志節不改持谷而耕鋤休息即讀之後明達五經孝

授弟子三百人光武時為文傳後封閔內侯諸子姪皆貴顯

兄元卿曰我本田家子學知學問為貴都邑萃夏天子之所居曰都禮記曰天下有五建都邑在

都邑萃夏傳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田曰都無田曰邑築

家諺曰城萃交中國之名曰中華又曰中夏

東西二京東京洛陽是西京長安是周公作新都邑於

始皇都咸陽高祖伐秦于嬰先入關中與項羽爭天下五

年成帝業利教說都長安是西都在於雍及唐太宗亦建

都于此京者大京師者衆一故云京師

背印面洛東都洛陽核背印山前面洛水伊水澗水灃

浮渭捷涇涇涇皆水名長安城后有八水灃灃灃灃灃灃灃灃

宮殿盤榭對樓觀飛鷲說京都二宮殿樓觀盤榭對樓

又古真形勢如翬斯毛見者駭然故曰毛鷲觀

畫寫禽獸益彩仙靈言帝王之宮殿皆畫寫珍禽異獸及彩

丙舍傍啓丙舍者是天于宮內虎啟者開傍

通正殿曰啓丙者殿前傍

甲帳對楹 楹者殿中桁杗以武帝造帷帳名甲一在殿兩楹之間是

肆筵設席 肆者設筵者天子殿上席維四邊故曰筵殿上東西設九筵各長九尺南北有七仞長四十九尺天子大朝之日在於殿上

會宴諸侯而設 天子設筵席於會諸侯於殿上必作樂故用鼓

鼗必吹笙 鼗吹笙伏義所造黃帝命素女鼓瑟帝悲不止故破五十絃為二十五絃王子晉吹笙作

凡階納陛 天子之階曰陛九級上廣遠地則堂高諸侯上殿於東階先率右足於西階先率左足是

升階納陛 天子之階曰陛九級上廣遠地則堂高諸侯上殿於東階先率右足於西階先率左足是

弁轉疑星 諸侯入朝皆服皮弁虞春曰弁以鹿皮為之有攀

右通廣內 左達美明 廣內者天子內廷又云大內是美明

美明房計言正殿之所 亦天子內殿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此曰

在通廣內左達美明

既集墳典言殿廷之上聚集先王典籍伏羲神農黃帝之居

亦聚群英殿上既集諸君又會聚眾英賢之人講論經理漢

有燕人盧生錄過晉曰亡秦者胡也李斯等曰皆

斬而坑之自是晉籍焚滅散

杜喜鐘杜棨改小篆晉曰魏太尉

漆石壁經絕鑿石壁作字見在嵩山今有學士向彼正五經

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居及傳皆科斗文字

府羅將相羅列言存內羅列皆將相之官以高祖共項

於項羽請救項羽使竟且救韓信無復人之勇不足畏

兵擊竟且却詐走竟且兵趕逐渡水信使人沙雍水大

至竟且兵太半不得渡即擊殺竟且虜而歸項羽見後

九卿

太常寺

大理寺

司農寺

光祿寺

宗正寺

太府寺

太僕寺

鴻臚寺

東宮官

衛

上經三史  
教官

行賞罰  
官

民教農  
官

與人爵  
官

宗室地  
官

府司  
官

藏司  
官

民仕官

自勞實  
官

宗室地  
官

衛

于竟馬大怒與王戰之五年經七十二陣以兵不利驍信  
日臣試得一計破營必得項羽軍整信乃將得良旗也幸今

羊陵等偷入中項羽營內二人奔斫明日楚軍望見是項羽  
兵皆大亂項羽見軍敗亦而走至烏江祗信領兵追及項羽

漢江不得更共兵而戰箭盡弓折自知計窮乃大呼一  
軍驚退數步而倒韓信趕進斬項羽頭呈以王即皇

帝信天下太平置酒雒陽宮會宴功臣定功行封  
列十八侯之位次將相文武兩班咸稱萬幸矣

路俠槐卿京師道兩邊種槐家天子宮內有三槐九棘公  
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昔周時置三公太師太傅

太保是周公為太師百公為太保大公公為太傅九卿者朝  
中有九寺各有一知太常寺一司農寺二太理寺三光祿寺四

宗正寺五太府寺六太僕寺七鴻臚寺八衛尉寺九計九卿  
戶封八縣家給千兵良高祖既定天下有功者封八縣之邑

帶泰山如礪回以永存爰及苗裔葉何功未一封為鄭侯張  
良為前侯食邑萬戶陳平為戶牖侯韓信彭越英布皆封為

諸侯

衛



高冠陪輦驅轂振纓天子冠高七寸輦者天子所乘車輪之

陪輦則必推其轂而使行

世祿修富車駕肥輕侈奢尚奢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言

采肥馬衣輕裘而京雜記晉武帝舅王愷奢侈乃山居其人

多地貴奴馬賊帛置地作埒布錢遍地取人号曰金錢埒一

石崇園富擅石脂泥壁崇香抹泥壁武帝與愷珊瑚一

株高四五尺愷示崇見之鞭打碎愷失色謂崇曰天

子庫中惟有此一株特賜與我公何打碎之崇曰得償之無

慮遂使人開庫取得珊瑚樹六七株勝愷者二十餘株尚云

更有好者遂取兩株償之愷紫紵步障四十里崇以紅錦

步障五十里愷過崇家因往劍所見四侍婢出迎盡著錦綉

之衣妙絕端正愷恐誤入室中崇曰以厨婢之愷登厨婢

各持錦箋進前愷慙而下謂崇曰愷

是天子之舅未嘗見如此侈美

策功茂實勒碑刻銘策實莫前送司馬相如賦志英聲騰茂實

茂實莫前送司馬相如賦志英聲騰茂實

后送竇憲伐匈奴奏捷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成德今

非固作銘唐眉太宗破高麗号所幸山為駐蹕山勒石紀功

碯溪伊尹ト云有尚層中侯曰太公即碯溪之水釣其涯得王璜刻

太公垂釣之處太公姓姜名子牙冀只人生味好季紀道抱

性朴直遭殷末大亂生計皆不適意在市販麵值天大風屠

牛遇天大熱賣漿時天涼賣飯時止豐往不遇其妻馬氏

遂辭去子牙西行至碯溪之谷釣冀為活

周文王出獵遇見之問曰沈釣於水何使直釣如何得冀子

牙曰取負命之冀王曰老人在此釣來記時曰今經一載又

問曰有何見息對曰無妻息不憂死娶息只憂國無王元王

日紂今為王何憂無王子牙曰紂王紂是無道之王文王知

是賢人令同車行至岐及封植檀公之王忽見一女子倚其

門而笑曰我是東海龍王女嫁與西海龍王子為妻公姑嚴

惡今將東還必有暴風甚兩傷人苗隊今要過此界恐傷植

檀公境內苗稼是以哭之文王驚覺益知子牙是賢人改

太公位加尊敬文王死子武王三拜太公為師代紂為先  
鋒武王号為尚父及得天下封為齊侯太公至齊國境見一  
老母行哭前夫太公曰前夫是誰母曰姓姜名子牙太公曰  
吾是子母喜曰可更力夫妻乎太公曰汝取一盃水來母取

奄宅曲阜微且孰  
營奄有人宅居之  
微元之孰誰人營  
經之曲阜地昔  
火吳之故邑今  
曲阜城之且周公  
之周公封於魯  
而居曲阜之地  
言有以曲阜  
而居南時差元

得冰至木公令傾向地上却令母再收取母曰冰落入地  
取之難得公曰思愛一別不可更重合亦如冰遂鳴鼓而去  
其母羞恨而死於路傍行人憐之積土於上遂成大陵時人  
号曰无知馬氏老母之塚伊尹者昔華回人今人母懷伊尹  
時忽於空中神人告曰明日有大水至遂東走十里外回頭看  
之遂身化  
為枯桑樹中有兒啼哭乃收而養之長大有質  
德佐湯王代夏桀有功後為丞相

佐時阿衡佐助湯王用伊尹為弟相  
伊尹曰阿衡阿者倚  
輔相致天  
下太平

奄宅曲阜微且孰營奄有人宅居之微元之孰誰人營  
經之曲阜地昔火吳之故邑今魯城之  
且周公封於魯而居曲阜之地之言有以此曲阜居

桓公匡合濟弱扶傾匡正天下有襄弱者救濟之使  
其強

有傾危者扶持之使其安論語云桓公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綺迴漢惠

綺者，是綺里季、南山、四皓、昔秦始皇无道，焚書，

人号曰四皓，一名東園公，二名綺里季，三名夏黃公，四名南

里先生，後高祖既立，惠帝為太子，又竈戚夫人，下獄，廢先太

子，改立趙王如意，如意為太子，乃戚夫人所生，之子，諸臣諫，下

得呂后，向討於張良，曰：「計難，口舌爭，願上有所不能

致者，四人計四人者，皆以帝愛梅，慢人，故逃匿山中，茂不為

見，臣然帝常高此四人，公誠能使金帛，令太子為眉，早辭，厚

禮，以召之，若得計，四人來，亦一助，於是呂后如張良說，使

十餘髮，負皓白衣冠，甚美，帝怪而問之，四人各言姓名，帝驚

曰：「吾求公，逃避我，今何自從，且見道乎？」四人曰：「陛下輕士，臣

骨象人  
廉直人

說感武丁

說者傳說武丁者，殷高宗，傳說與骨廉刑人，

為汝作楚歌云：遂不易，太舒，是為惠帝，比言

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曰：「我欲廢嫡，立太子，彼四

壽已畢，遂去，帝自送之，召戚夫人曰：「我欲廢嫡，立太子，彼四

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曰：「我欲廢嫡，立太子，彼四

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曰：「我欲廢嫡，立太子，彼四

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曰：「我欲廢嫡，立太子，彼四

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曰：「我欲廢嫡，立太子，彼四

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曰：「我欲廢嫡，立太子，彼四

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曰：「我欲廢嫡，立太子，彼四

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曰：「我欲廢嫡，立太子，彼四

共治天下，覺未識其容息。命益工，圖形偏求。天下至傳，崇推傳說，相肖乃立。為宰相及高宗，諒闇三年不言。百官格已，以聽政於

家言

俊，密物多，士寔寧。俊，人者，買人相親，密則朝多。君子寔是，是安寧。

矣。毛詩云：濟多士。

晉楚更霸。五霸，晉文公楚莊王更者代。言晉楚二國相更。

五霸者：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莊公。霸，把言把天，子，位稱王。

投於楚。王禮待之。經十年，晉獻公死，驪姬之子奚齊立。為國大夫，李克殺之。重耳，國之時，楚與國楚王謂重耳曰：子

得，既國，立為王。將何報寡人？重耳曰：得既國，為王。楚與宋戰，我南，為之。三敗，以報之。重耳既既，三為文公。將兵，與宋戰。

再，為之。三敗，以報之。重耳既既，三為文公。將兵，與宋戰。再，為之。三敗，以報之。重耳既既，三為文公。將兵，與宋戰。

趙魏困橫。閔西，為橫地。閔東，為縱地。秦昭王居閔西地，強威。秦

款，困其橫。秦昭王居閔西地，強威。秦

假途滅虢 假借之途 諸威伐之 虢國名其地與虞國相連

公不許大夫荀息令獻公使人將千金馬并璧玉與虞公買

道過伐虢虞公許之大臣官之奇誅虞公曰可却遠晉公馬

璧不可放晉兵過虞與虢相依唇齒之患若放晉兵

追必迴兵伐虞公不從遂放晉兵過伐虢迴兵果伐虞官

七國此之謂踐土會盟 踐土地名屬邲地春秋魯僖公

何遵約法 良高祖金秦之苛虐乃約法三章只是殺人傷人

韓弊煩刑 韓子名非為秦相法令煩重連相坐之法造共

專任刑罰 誅增加內刑罰大辟有鑿顛抽腸鑊烹之刑始皇

遂誅趙高子嬰降後 手寬大經陽畜中設看又撰殺子嬰

重弊極亂生皆韓 非子之所致

起翦頭牧

起翦頭牧姓李名牧二人為趙將計四人皆名將

起領兵於東境之敵趙使黃頭鎮西境以防秦皆不敢交

戰起乃設計自言曰秦兵不拍黃頭惟怕趙趙王力使

括代中廉頗領兵敵秦被白起引趙兵於長平一陷四十萬人

曰致併國東六國惟王翦可使王即與前至有軍將李信在

臣二十萬兵即得王又謂翦曰今致先伐楚却能去否信曰臣能

六十萬兵翦因謝病既王遂只發二十萬兵與信更遣下副將

秦王聞之大怒遂自向穎陽與王翦見王未乃託病不起

曰更教李信去王曰已被李信辱國今與楚王悉發國中兵

馬未代請卻一律敵之翦曰臣幸老困為不能去頭大王自

選軍中賢將少壯者往王謝曰將軍老成不須更邀寡人

曰若使臣去須得六十萬兵乃可王曰聽將軍計於是翦領

兵六十萬行至新南即逢楚王悉發國中兵馬未相遇於

前乃設計大戰大敗楚兵生提楚王縛飯秦便迴兵伐魏

王自降不經三年悉併國東六國秦遂為皇帝皆王翦之功

廣頤の趙襄王大将伐齊攻魏皆是大功以勇氣聞於諸侯  
候拜为上御李牧有知計謀畧是趙將襄王为大将守北邊  
十餘年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用軍最精天下無不稱之皆善用軍於國有

宣威沙漠者邊塞外匈奴遠地古之名將征伐四夷  
收燕之系毅上前臣有李廣張騫傅介子衛青霍去病全日碑

趙充國陳湯自良有馬援竇憲班超皆有諸葛亮有李靖

李勣薛仁貴李光弼郭子儀李晟馬燧  
渾城之徒皆威振四夷名標唐史者

馬譽丹青言名譽丹青自古之名將有功皆當丹青  
馬譽丹青言名譽丹青自古之名將有功皆當丹青

明帝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唐  
郭子儀畫形凌煙閣上者是

九功禹跡青島四徐五楊六荆七豫八梁九雍  
此九功之地皆矣

高王三蹤跡



百郡秦并秦始皇姓嬴名政居閩西治閩東有六國各自霸  
 納曰御是楚人實楚既我豈有忠心勞御遠未相却既本國  
 去李斯啓秦王曰昔秦穆公細申屠百里奚為相秦賴以強  
 豈不是外國人秦獻公納商鞅為把獻公以強亦是外國人秦昭王細范雎為相秦遂  
 秦惠手納張儀為相亦是外國人秦昭王細范雎為相秦遂  
 又是外國人計以前四君皆細外國人為相秦遂強大客何  
 有負於秦今閩東六國皆懼於秦臣是以奔來度大客何  
 客御李斯奏曰臣閩以強伐弱如勇士掃土不足為功秦王  
 曰御設何計李斯曰與臣金万斤即併六國秦王遂與金  
 万斤李斯曰天下才智人設計以重賞之於是納王翦為併  
 六國既秦天下一統始皇然后分天  
 下為百郡併一里盈又

纂畱附音集註千字文中

